

王念孫連語理論探蹟

陳雄根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連語的定義

連語(謎語)又稱聯縣字、聯綿詞等。連語一詞最早見於賈誼的《新書》，該書卷五有《連語篇》，但內容與本文所說的「連語」無關。明末方以智曾為「謎語」下了一定義，他說：

謎語者，雙聲相轉而語謎謔也。《新書》有「連語」，依許氏加「言」焉。如「崔嵬」、「澎湃」，凡以聲為形容，各隨所讀，亦無不可。¹

方氏所說的雙聲，並不是指二字聲母相同，而是指連語的上下二字。²方氏說「連」字許慎作「謎」，按《說文·言部》：「謎，謎謔也。」《方言》卷十則云：「囁、謎謔，拏也。東齊周晉之鄙曰囁。囁，亦通語也。」「拏」有牽引之意。³「謎謔」一詞，可理解為言辭牽引的意思。⁴據方氏所言，連語(謎語)是指由兩個音節聯綴成義而不能分割的詞。王念孫在《讀書雜誌》卷四之十六特立「連語」一條目，故本文研究《廣雅疏證》的聯縣字(疊字除外)，仍本王氏之意，以「連語」立名。

聯縣字是連語的另一名稱。(按：二者的內容稍有不同，說詳下。)聯縣字的定義，諸家所說並不一致。若能弄清聯縣字的內涵，那末對連語的界定也有幫助。現引述有關聯縣字的幾家重要說法如下：

(一)王國維《古文學中聯縣字發題》云：

聯縣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

1 《通雅》，卷六，頁一上。

2 方氏《通雅》卷六在解釋「謎語」一詞時又說：「升菴曾彙二字，楚望亦列雙聲，弱侯略記駢字，晉江蘇氏韻輯駢複。」「雙聲」與「二字」、「駢字」等並舉，可知吳氏所說的「雙聲」，是針對連語上下字而言的。

3 《說文·手部》：「拏，牽引也。」(卷十二上，頁十二下[總頁252])

4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乾部》：「謎，謎謔也。從言，連聲。辭支離牽引之謂。」(頁三十二上[總頁767])

又云：

分類之法，擬分雙聲字爲一類，疊韻字爲一類，其非雙聲疊韻者，又爲一類。⁵

(二)孫德宣在《聯縣字淺說》對連語的特徵有以下的分析：

- (1)字隨音轉形無固定。
- (2)連文同義不可分訓。
- (3)文無順逆字可顛倒。⁶

(三)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云：

中國有所謂聯縣字，就是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兩個字，疊起來成爲一個詞。(聲音不近的，如「淹留」之類，我們只認爲雙音詞，不認爲聯縣字。我們對於聯縣字所下的定義和前人不盡相同。)聯縣字大致可分爲三種：(一)疊字，即「關關」「呦呦」「淒淒」「霏霏」之類；(二)雙聲聯縣，即「丁當」「淋漓」之類；(三)疊韻連縣，即「倉皇」「龍鍾」之類。聯縣字不一定是用於擬聲法和繪景法的，「猩猩」、「鴛鴦」、「螳螂」之類都只是普通的名詞；但是擬聲法和繪景法卻大半是由聯縣字構成的。⁷

(四)周法高先生《聯縣字通說》云：

所謂「聯縣字」具有下列一些特點：

- (1)聯縣字的構成分子，大體在語音上有相同之處，如雙聲，疊韻，疊字等；
- (2)聯縣字因爲所重在聲，所以在字形上往往不很固定；
- (3)聯縣字大部份爲狀詞，又有一些爲名詞，嘆詞等。
- (4)聯縣字中有不少爲雙音語，即一個語位(morpheme)⁸包含二個音節者。⁹

5 王國維《古文學中聯縣字發題》未見錄於《觀堂集林》，這兩段文字轉引自張壽林《三百篇聯縣字研究》，頁174。

6 孫德宣《聯縣字淺說》，頁160。

7 《中國語法理論》，下冊，頁183—184。

8 周氏原注云：「趙元任把 morpheme 翻作『言』。他在《方言記錄中漢字的功用》一文中說：『在中國的語文裏，大體上說起來，是一字一言，[原注：有兩種要緊的例外：(1)用兩個字寫的兩個音節的單位言，如：玫瑰，琵琶，囉唆之類；(2)用一個字寫的單音節二合言，如別(不要)，那(讀31的時候)(那一)……之類，]就是說凡是意義最小單位的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例是用一個方塊兒字來寫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輯，民國四十三年，p.117)案本文所謂『雙音語』，和趙先生所謂『用兩個字寫的兩音節的單位言』相當，這一類『言』大體屬於『聯縣字』的範圍。」

9 《聯縣字通說》，頁75—76。

根據以上諸家所說，本文對連語的特徵有如下的界定：

- (1) 連語是合二字而成的詞。
- (2) 連語上下字的語音關係有三方面：
 - (i) 雙聲關係；
 - (ii) 疊韻關係；
 - (iii) 既非雙聲，又非疊韻。
- (3) 連語必須連文見義，不可分訓。
- (4) 連語所重在聲，故字無定形。

連語與聯綿字最大的分別是：聯綿字包括了疊字(舊稱「重言」)的成分，而連語則否。自明末方以智立「譚語」一項，收詞並沒有包括疊字。王念孫在《讀書雜誌》所說的「連語」，也沒有疊字的成分。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分連語為雙聲連語及疊韻連語，疊字則稱為「重言形況字」，因此，前人是將連語和重言區別清楚的。本文根據傳統的劃分，不把疊字列入連語的範圍內。

王念孫對連語的界定

「連語」這一術語，見於王念孫的《讀書雜誌》而不見於《廣雅疏證》。由於連語的上下字多具雙聲或疊韻關係，因此，王氏經常將連語稱為「雙聲疊韻之字」、「雙聲之字」或「疊韻之字」。王氏對連語的分析，散見於他的《廣雅疏證》和《讀書雜誌》中，茲錄其要者如下：

- (1) 大抵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廣雅疏證·釋訓》「揚攏，都凡也」條下，748)¹⁰
- (2)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讀書雜誌》四之十六「連語」條，頁407)
- (3) 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讀書雜誌·餘篇下》「律魁放乎山間」條，頁1043)

從上引王氏三段文字中，他對連語特徵的意見可歸納為以下諸點：

- (一) 連語可以分為三種：
 - (1) 雙聲連語
 - (2) 疊韻連語
 - (3) 非雙聲疊韻連語

10 本文所引《廣雅疏證》各條資料，皆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新式標點廣雅疏證》。凡所引文，均在括號內注明出處。如「……(《釋訓》「逍遙，攘佯也」條下，719)」即謂引文見於《廣雅疏證·釋訓篇》「逍遙，攘佯也」條下，原書第719頁。餘類推。

這裏有兩點要說明的。第一，王氏在《廣雅疏證》和《讀書雜誌》所舉的雙聲或疊韻連語，並沒有疊字的例子，王氏並沒有將疊字當作連語看待。第二，王氏以雙聲或疊韻為連語的語音特徵，但在《讀書雜誌》「連語」條下所收的連語，有的卻與雙聲疊韻無關，如「奔踉」、「蘊藉」二詞，便是其中的例子。二詞的上古擬音如下：

(1) 奔：(i)pwən¹¹(幫母，文部，平聲)

(ii)pwən(幫母，文部，去聲)

踉：(i)dieŋ(定母，支部，上聲)

(ii)deŋ(定母，支部，去聲)

(2) 蘊：(i)·jwən(影母，文部，上聲)

(ii)·jwən(影母，文部，去聲)

藉：(i)dzjiəŋ(從母，魚部，去聲)

(ii)dzjiək(從母，鐸部，入聲)

「奔踉」一詞，「奔」屬唇音，「踉」屬舌頭音，聲母不近。韻部方面，二字主要元音及韻尾均異。至於「蘊藉」一詞，「蘊」屬喉音，「藉」屬齒音，聲母不近。韻部方面，二字的主要元音及韻尾亦異。由此看來，王氏所說的連語，當還包括一項既非雙聲，又非疊韻的連語在內。

(二)連語的意義存乎聲音，不能從連語的字形以尋其義。

(三)連語上下字的意義相同，不可分訓。

以下，本文將深入從語音、語義、字形三方面來研究王氏的連語理論。

王念孫的連語理論

(一) 語音方面

王氏重視連語的語音關係，故論及連語時，每分析它的語音結構，以「雙聲」、「疊韻」來說明連語本身上下字的關係。當然，上面說過，也有部分連語並不是雙聲疊韻的。例如：

(1) 雙聲連語

(i) 饕餮：並屬透母。(《釋詁》「饕餮，貪也」條下，149)

(ii) 鞠躬：並屬見母。(《釋訓》「鞠躬，謹敬也」條下，733)

11 本文的上古擬音系統，採用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系，其音系見《漢字古今音彙》。至於個別的字，周先生無擬上古音的，則據《廣韻》上推其古音。(按：周先生《漢字古今音彙》有列出《廣韻》音系與上古音的對應關係。)

(iii) 諛謔：並屬來母。(《釋訓》「囉咩，諛謔也」條下，740)

(2) 疊韻連語

(i) 逍遙：並屬宵部。(《釋訓》「逍遙，儻佯也」條下，719)

(ii) 徘徊：並屬微部。(《釋訓》「徘徊，便旋也」條下，721)

(iii) 纏緜：並屬元部。(《釋訓》「綢繆，纏緜也」條下，743)

(3) 非雙聲疊韻連語

(i) 猖披

猖：照章母陽部。

披：滂母歌部。(《釋訓》「猖披，不帶也」條下，727)

(ii) 堤封

堤：(i) 禪母支部。

(ii) 定母支部。

封：幫母東部。(《釋訓》「堤封，都凡也」條下，746)

(iii) 都凡

都：端母魚部。

凡：並母談部。(同上)

連語上下字雙聲、疊韻的關係，顯示出連語的結合，並不是隨便拼湊的。王氏注意到連語內部音節的雙聲疊韻關係，在《疏證》中每多標明(如上舉各例即是)。至於非雙聲疊韻連語，除了在《讀書雜誌》「連語」條看到他所舉的例子(如「奔踉」、「蘊藉」)外，他對這類連語的語音結構，並沒有特別說明。

王氏不僅注意到連語內部的結構關係，還注意到連語會因聲轉而產生異體，並進而分析這些連語的聲音關係，如：

(1) [逍遙、儻佯] 疊韻之轉也。(《釋訓》「逍遙，儻佯也」條下，719)

(2) 此[按：指囉咩、諛謔] 雙聲之相近者也。囉、諛聲相近。……咩、謔聲亦相近。(《釋訓》「囉咩，諛謔也」條下，740)

(3) 此[按：指躊躇、猶豫] 雙聲之相近者也。躊猶、躇豫為疊韻，躊躇、猶豫為雙聲。……嫌疑、狐疑、猶豫、躊躇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釋訓》「躊躇，猶豫也」條下，722—723)

在例(1)中，「逍遙」、「儻佯」的上古擬音是：

道：sjaw(心母，宵部，平聲) 遙：(1) ɣriaw(喻以母，宵部，平聲)

(2) ɣriəw(喻以母，幽部，平聲)

儻：sjang(心母，陽部，平聲)¹² 徉：γriang(喻以母，陽部，平聲)

若以「逍」音與「遙」的第一讀比較，「逍遙」是疊韻連語。同樣，「儻徉」也是疊韻連語。二詞上字並屬心母，下字並屬喻以母。說它們是疊韻之轉，指的是上下字在二詞聲母不變，韻部則均由宵部轉為陽部。¹³

例(2)「囁哢」、「諛謔」的上古擬音是：

囁：lan(來母，元部，平聲) 哢：ləw(來母，幽部，平聲)¹⁴

諛：lean(來母，元部，平聲) 謔：(1)lew(來母，侯部，平聲)

(2)lew(來母，侯部，上聲)

(3)liew(來母，侯部，上聲)

二詞並屬雙聲連語，王氏說它們是「雙聲之相近」，指的是它們雙聲而韻部稍異。「囁」與「諛」並在元部，分別是介音 e 的有無。「哢」、「謔」韻尾相同，有旁轉關係。

例(3)「躊躇」、「猶豫」的上古擬音是：

躊：diəw(定母，幽部，平聲) 躇：(1)dray(定母，魚部，平聲)

(2)diay(定母，魚部，平聲)

猶：(1)riəw(喻以母，幽部，平聲) 豫：riar(喻以母，魚部，去聲)

(2)riəw(喻以母，幽部，去聲)

「躊躇」、「猶豫」二詞，均是雙聲連語，定母屬舌音，舌音有與喻以母相通的。¹⁵韻部方面，拿二詞的上下字互相比較，「躊」與「猶」、「躇」與「豫」均是疊韻關係。王氏這裏說二詞雙聲相近，則是指它們的聲母和聲調稍有差別。

在同條內，王氏說「嫌疑」、「狐疑」、「猶豫」、「踟躕」皆雙聲字，查「猶豫」並屬喻以母，「踟躕」並屬定母，說二詞是雙聲字，是正確的。至於「嫌疑」、「狐疑」二詞，「嫌」、「狐」並屬匣母，「疑」屬疑母，不屬雙聲，僅旁紐而已，故王氏這裏說「狐疑」與「嫌疑」為一聲之轉，指的是廣義的雙聲。¹⁶《疏證》所謂雙聲，很多時是就廣義而言的。

12 「儻」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13 按：《疏證》一書所言疊韻之轉，如「偃蹇」之與「天矯」，《釋訓》「偃蹇，天矯也」條下，717「網繆」之與「纏絲」，《釋訓》「網繆，纏絲也」條下，743其韻轉情況與「逍遙」、「儻徉」同。然而，王氏引稱「疊韻之轉」用語，偶有用法不一的地方，如《釋詁》「嘔煦，色也」條(205)云：「嫗煦、嘔喻、媯媯，並疊韻之轉耳。」上述三連語的上古擬音分別如下：

嫗：·jew(影母，侯部) 煦：xjew(曉母，侯部)

嘔：·ew(影母，侯部) 喻：riew(喻以母，侯部)

媯：xjew(曉母，侯部) 媯：riew(喻以母，侯部)

三連語聲母相近，韻部相同，說三詞是「疊韻之轉」，指的是聲母的轉變。

14 「哢」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15 參周法高先生《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頁358。

16 周法高先生《聯縣字通說》云：「有時發音部位相同的，也可認為廣義的雙聲。」

以上各組連語，或言雙聲，或言疊韻，或言聲轉，或言韻轉，或言聲相近，都說明連語之間的轉變，是按着一定的語音規律來進行的。

此外，還有「正轉」、「變轉」、「遞轉」、「急言」、「侈言」、「約言」等現象，茲一一分述如下：

(1) 正轉、變轉¹⁷

王氏在說明連語的聲轉時，指出有「正轉」和「變轉」的兩種情形，例如：

此[按：指俳徊、便旋]疊韻之變轉。俳徊之正轉為盤桓，變之則為便旋。(《釋訓》「俳徊，便旋也」條下，721)

按：「俳徊」、「盤桓」、「便旋」三詞的上古擬音是：

俳：brwər(並母，微部，平聲) 徊：gwər(匣母，微部，平聲)

盤：bwan(並母，元部，平聲) 桓：gwan(匣母，元部，平聲)

便：(1)bjiwan(並母，元部，平聲) 旋：(1)rjiwan(邪母，元部，平聲)

(2)bjiwan(並母，元部，去聲) (2)rjiwan(邪母，元部，去聲)

「俳徊」轉作「盤桓」，上下字的聲母保持不變，韻部由微部轉為元部，故稱「疊韻之正轉」，與王氏通常所說的「疊韻之轉」同。至於「俳徊」轉作「便旋」，上字的聲母不變，下字卻由匣母轉為邪母，韻部上下字由微部轉為元部。由於二詞下字的聲母稍有變動，故稱為「疊韻變轉」。¹⁸

除了「疊韻變轉」外，王氏也有言「變轉」的，如《釋訓》「銀鐘，不平也」條(731)指出「堀壘」為「畏壘」之變轉，二詞的上古擬音如下：

畏：·jwər(影母，微部，去聲) 壘：liwər(來母，微部，上聲)

堀：(1)k'wət(溪母，物部，入聲) 壘：liwər(來母，微部，上聲)

(2)gjwət(羣母，物部，入聲)

「畏壘」之轉作「堀壘」，二詞的下字讀音保持不變，二上字的聲母有鄰紐關係，韻部有對轉關係。可以看出，這裏所說的「變轉」，是指聲母稍異而韻轉，與「一聲之轉」不同。

(2) 遞轉

遞轉是變轉的一種。在《釋蟲》「蛆蝶，馬虻也」條下(1372)，王氏指出「蠶蛆與蛆蝶，聲之遞轉也。」二詞的上古擬音是：

17 有關「正轉」、「變轉」的界說，參拙著《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聲轉理論及其實踐》第四節「王氏的『正轉』、『變轉』說」一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卷，1989年，頁161-163。

18 按：「旋」與「還」古音通，「還」的上古擬音有grwan(匣母，元部，平聲)及rjiwan(邪母，元部，平聲)二讀，「旋」或亦有匣母一讀。如此，「盤桓」之「桓」與「便旋」之「旋」便有雙聲疊韻關係了。

螿：tsjia(精母，月部，入聲) 蛆ts'jaγ(清母，魚部，平聲)

蛆：ts'jaγ(清母，魚部，平聲) 蝶：gjaγ(羣母，魚部，平聲)¹⁹

「螿蛆」上下字是旁紐通轉，「蛆蝶」的上下字則有疊韻關係。遞轉的結果是「螿蛆」的下字成了「蛆蝶」的上字，二詞上下字的關係亦由聲近而變成韻同。

(3) 急言、徐言²⁰

王氏論連語的緩急，像合聲一樣，連語可拼成一字。且看以下二例：

(i) 痲蠹……急言之則為痲矣。(《釋詁》「痲，短也」條下，244)

(ii) 鉦者，丁甯之合聲。《晉語》：「戰以錙于丁甯，儆其民也。」韋昭《注》云：「丁甯謂鉦也。」(《釋器》「鉦，鈴也」條下，1014)

例(i)「痲蠹」和「痲」的上古擬音是：

痲：ts'ewk(清母，屋部，入聲)

蠹：(1)ley(來母，支部，上聲)

(2)lwa(來母，歌部，上聲)

痲：dzwa(從母，歌部，平聲)

若將「痲」和「蠹」的第二讀急言，可得出「痲」音。「痲」、「痲」並屬齒頭音，但有清濁之別。「痲」屬清母，次清；「痲」屬從母，全濁。「痲」與「蠹」急言時，「痲」字聲母可能受「蠹」字聲母影響，(按：「蠹」屬來母，次濁。)因而轉為濁聲母，而得出「痲」音了。

例(ii)王氏以「丁甯」為「鉦」的合聲，是據韋昭注《國語》「丁甯」一詞的讀音，按「丁甯」和「鉦」的上古擬音是：

丁：(1)treng(端母，耕部，平聲)

(2)teng(端母，耕部，平聲)

甯：neng(泥母，耕部，平聲)

鉦：tjieng(照章母，耕部，平聲)

「丁」、「甯」二字同是舌頭音，合讀時「丁」的聲母可能受「甯」的聲音影響，舌位提高了，變成舌面音聲母(照章母)，因而讀成「鉦」音。

急言和徐言有以聲調來區分的，在《廣雅疏證》僅一見：

此[按：指蹠躑、跲跲]雙聲之尤相近者也，急言之則曰蹠躑，徐言之則曰跲跲。(《釋訓》「蹠躑，跲跲也」條下，724)

19 「螿」、「蝶」二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20 有關「急言」、「徐言」的介紹，見拙著《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聲轉理論及其實踐》第三節，頁145-148。

「蹢躅」、「踳踳」的上古擬音是：

- 蹢：(1) diek(定母，錫部，入聲) 躅：diewk(定母，屋部，入聲)
(2) tek(端母，錫部，入聲)
踳：(1) tar(端母，祭部，去聲) 踳：tiew(端母，侯部，平聲)
(2) ta(端母，歌部，去聲)

「蹢躅」一詞，上下字並屬入聲韻，入聲的收音較促，故曰急言。「踳踳」上下字並屬陰聲韻，收音較緩，故曰徐言。

(4) 侈言、約言

王氏論連語的侈斂，主要以音的開口度作為衡量標準，如他在《釋訓》「蹢躅，盤跚也」條下(748)指出「蹢躅」、「盤跚」乃「疊韻之相近者也，侈言之則曰盤跚，約言之則曰蹢躅」，二詞的上古擬音是：

- 盤：bwan(並母，元部，平聲) 跚：san(心母，元部，平聲)
蹢：(1) pewan(幫母，元部，平聲) 躅：sean(心母，元部，平聲)²¹
(2) bewan(並母，元部，平聲)

按：「盤」、「跚」並屬一等韻字，故聲侈；「蹢」、「躅」並具介音 e，屬四等韻字，故聲約。

王氏從聲音通轉的角度來繫聯連語，連用「轉」、「一聲之轉」、「疊韻之轉」、「急言、徐言」、「侈言、約言」等用語將異體的連語連貫起來。因此，他對連語的意義和嬗變，是較前人的體會來得深刻的。

(二) 語義方面

王氏對連語的意義，明確提出了一套訓釋理論，並糾正了前人大量的誤釋，這可分幾點來說：

(1) 義存於聲

首先，王氏指出連語「義存乎聲」，主張「因聲求義」，反對望文生義。他在《疏證》多次說明這個道理，如：

- (i) 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釋訓》「躊躇，猶豫也」條下，723)
(ii) 大抵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釋訓》「揚摧，都凡也」條下，748)²²

21 「躅」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22 王氏在《讀書雜誌》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讀書雜誌》八之三「離縱而踳訾」條，頁659)

按前人未明連語「義存乎聲」的道理，在訓釋連語時，單從連語的字面尋繹意義，故解釋往往流於穿鑿。如上文所舉的「躊躇，猶豫也」一條下，王氏便指出前人對「狐疑」、「猶豫」的種種誤說：

嫌疑、狐疑、猶豫、躊躇皆雙聲字，……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離騷》猶豫、狐疑相對成文，而謂猶是犬名，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曰猶豫。或又謂猶是獸名，每聞人聲，即豫上樹，久之復下，故曰猶豫。或又以豫字從象，而謂猶豫俱是多疑之獸。以上諸說，具見於《水經注》、《顏氏家訓》、《禮記正義》及《漢書注》、《文選注》、《史記索隱》等書。

以上諸說之失，在於不以聲求義，徒然望文生訓，故不得確解。王氏提出連語「義存乎聲」，一針見血地駁正了前人種種誤說。此外，王氏在處理「無慮」（見《釋訓》「無慮，都凡也」條，743）、「魁岸」（見《釋訓》「魁岸，雄傑也」條，730）、「款凍」（見《釋草》「苦萃，款凍也」條，1207）、「李耳」（見《釋獸》「李耳，虎也」條，1459）等連語時，皆從聲音的角度立說，糾正了舊說之失。

(2) 連語上下字同義，不可分訓

王氏在《疏證》和《讀書雜誌》中多次申明這一觀點：

- (i) 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釋詁》「饕餮，貪也」條下，150）
- (ii)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讀書雜誌》四之十六「連語」條，頁407）
- (iii) 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讀書雜誌·餘篇下》「律魁放乎山間」條，頁1043）²³

王氏說連語「不可分訓」，意思是說連語只有整體的意義，不能隨便拆釋。前人不明此理，動輒分訓連語，致生謬誤。如在上舉《釋詁》「饕餮、婪，貪也」條下（149—150），王氏便指出前人誤釋「饕餮」、「貪婪」二詞之弊：

饕餮者，《說文》：「饕，貪也。」……《說文》：「餮，貪也。」引文十八年《左傳》謂之饕餮，今本餮作饕。賈逵、服虔、杜預《注》並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案《傳》云：「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婪者，《說文》：「婪，貪也。」……《楚辭·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

23 (ii)、(iii)兩點在上文介紹連語時亦有引述。這裏重錄，是為了方便論述王氏的連語理論。

兮。」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案貪婪亦愛財愛食之通稱，不宜分訓也。

按「饕餮」、「貪婪」二詞，分由上下同義的字組合而成，一經合成，便都帶有「貪」的意義，但卻不宜強將「饕餮」分訓為「貪財」、「貪食」，將「貪婪」分訓為「愛財」和「愛食」。

王氏對連語「不可分訓」的理論是正確的。有時候，他沒有明言某詞不可分訓，但在說解中糾正了前人分訓的誤失，這也是他「不可分訓」理論的實踐。例如：

《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孔《傳》本謂鞠躬為斂身之貌，非訓鞠為斂，躬為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失之。斂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訓為謹敬。（《釋訓》「鞠躬，謹敬也」條下，733）

在上例中，孔《傳》訓「鞠躬」為「斂身」，本合原義，但皇侃《疏》卻把「鞠躬」分釋，這是他沒有理解到「鞠躬」是合上下字為一體，只有一個整體意義，而把它看作為一個二字可以分別詮釋的詞了。

至於王氏說凡連語皆「上下同義」，頗有可商榷的地方。誠然，連語上下同義的現象相當普遍，王氏在《讀書雜誌》「連語」條下所舉「奔踈」、「勞俸」、「陵夷」等詞，均注明它們是上下字同義的。《疏證》中也有不少連語是上下字同義的，如「饕餮」一詞，上下字都有「貪」義(149)；「崎嶇」一詞，上下字都有「傾側」之義(716)；「欬噎」一詞，上下字都有「乖戾」之義(730)；「展轉」一詞，上下字都有「轉」義。然而，連語中也有不少是上下字不同義的，如《釋訓》篇收「陸離」一詞，訓作「參差」(729)，「陸」與「離」便不能說是同義了。他如「逍遙」(719)、「便旋」(721)、「容與」(723)等詞，也不能說是上下同義。因此，王氏說「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只能反映部分連語上下字的意義關係而已，他的說法是有偏蔽的。²⁴

24 按周法高先生在《聯縣字通說》一文的「註十二」，中云：「王念孫《讀書雜誌》四之十六『連語』條云：『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按：「者」字誤植作「文」]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按如所舉『無慮』為疊韻，『留落』為雙聲，揣王氏之意，皆為不可分析之雙音語，非上下同義也。又二王所舉之例，有不少不能列入本篇所謂『聯縣字』中者，今但節引一二。」(頁88)周先生所謂「雙音語」，是指一個語位(morpheme)包含兩個音節者，已見上文引述。但王念孫所舉的「連語」字例，清楚說明是上下同義的，如「奔踈」、「勞俸」、「陵夷」等，這類連語，或非周先生所說的「雙音語」。誠如周先生所言，「留落」不能說成「留」與「落」同義，這是應該與上下字同義如「勞俸」之類的連語加以分別的。至於上下字同義的連語，若有假借的情況，王念孫有時亦會加以說明。如於《廣雅·釋訓》「詭隨」一例，王氏即明「隨」為「龔」的假借。至謂「詭隨疊韻，不可分訓」，蓋謂「詭」與「龔」同義。詳見《疏證》頁717；下文「王氏連語理論的評價」一節亦有論及。(頁240-241)

另外，王氏對連語不可分訓的原因，說解也不盡妥善。連語是一個整體，只有一個整體的意義，而這個整體意義，不能用上下字的個別意義組合而成。上下字意義不同時，固是如此；上下字是同義(或近義)時，也是如此。上下字是否同義，本不相干。王氏強調連語的字「上下同義，不可分訓」，則連語不可分訓的原因，似乎是因為上下字同義了。王氏對連語不能分訓的原因，分析是不清楚的。

(3) 一詞多義

作為一個語言單位來看，連語有一詞多義的現象。王氏也有注意及此。例如：

案從容有二義：一訓為舒緩，一訓為舉動。其訓為舉動者，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詳引諸書以證明之。《九章·抽思篇》云：「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云：「世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此皆謂己之舉動，非世俗所能知，與《懷沙》同意。《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此亦謂舉動不同於俗。李賢《注》云：「從容，猶在後也。」失之。……此皆昔人謂舉動為從容之證。自動謂之從容，動人謂之從容，聲義並相近，故從容或作從容。《史記·吳王濞傳》：「鼂錯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從容即從容。《釋訓》「從容，舉動也」條下，725—726)

此例指出「從容」有「舒緩」、「舉動」及「動人」(此義今作「從容」)三義，三義均與人的動作有關。

王氏在指出一連語有多義的同時，更進一步說明諸義基本上有一共義，故義雖分歧，但其義類基本上是一致的。如以下一例：

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不可悉數。……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戚滯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嚇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釋詁》「鬱悠，思也」條下，232—233)

「鬱陶」一詞，或訓為「喜」，或訓為「憂」，或訓為「暑氣蘊隆」，表面看來，三義似毫不相涉，但仔細分析，它們卻都有「鬱積」之義。正因如此，它們的命名也相同。²⁵按「鬱陶」一

25 王氏謂「鬱陶」有「鬱積」這共義，其說雖是，但所舉文例，竟下至西晉摯虞、夏侯湛之賦，晚於《廣雅》成書年代。摯、夏侯二氏之文，僅可說明他們仍沿用「鬱陶」的「鬱積」之義而已。引文下限定得太後，實在是不足為訓的。

詞是否真正的連語，雖有商榷的餘地(說詳下)，但是連語之有不同意義，皆由一義衍生而出，卻是它的特徵，這在《疏證》中不乏其例。今就《釋訓》舉數則如下：

(i) 陸離

貌參差謂之陸離，聲參差亦謂之陸離。(《釋訓》「陸離，參差也」條下，729)

(ii) 委蛇

凡衰與曲同義，故衰貌謂之委蛇，曲貌亦謂之委蛇。(《釋訓》「委蛇，窳衰也」條下，734)

(iii) 常羊

戲蕩謂之常羊，故舞貌亦謂之常羊，跳貌亦謂之常羊。(《釋訓》「徜徉，戲蕩也」條下，736)

(iv) 偃蹇

夭矯謂之偃蹇，故驕傲亦謂之偃蹇，崇高亦謂之偃蹇。(《釋訓》「偃蹇，夭矯也」條下，718)

王氏不徒以歸納意義相關的連語為滿足，便進一步對形成連語一詞多義的原因作深入的探討。在《釋訓》「籛篠、侏儒……八疾也」條下(738-739)，王氏說：

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籛篠、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籛篠、戚施、侏儒。《邶風·新臺篇》云：「燕婉之求，籛篠不鮮。」又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子·脩務訓》《注》云：「籛篠偃、戚施僂，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籛篠、戚施。《方言》云：「簞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籛篠。」《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

王氏認為：「籛篠」、「戚施」、「侏儒」本為疾名，至於人之不肖，物之相醜，所指事物雖或不同，而鄙惡不善則一。故王氏強調說：「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前面所說的「從容」、「鬱陶」、「陸離」、「委蛇」、「常羊」、「偃蹇」諸詞兼有多義，也是連類引申的結果。

王氏提出「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這是連語出現一字多義的原因。然而，也有事物不相近，而立名相同的現象。這也是連語一詞多義的另一原因。「異物同名」的現

象，是王氏的兒子引之疏證《廣雅·釋草篇》時揭示出來的，²⁶他說：

《爾雅》云：「葵、蘆葩。」郭璞《注》云：「葩宜爲蕝。蘆蕝，蕝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葵。」案葩、蕝字形相似，郭氏此說似得之矣，及以《爾雅》異物同名之例求之，而後知其不然也。《爾雅》所釋，或蟲與鳥同名，密肌、繫英；翰、天鷄，是也。或木與蟲同名，諸慮、山桑；諸慮、奚相，是也。或草與蟲同名，莪蘿之與蛾蘿，蚍蜉之與蚍蜉，果羸之與果羸，蘆葩之與蠪蟹，是也。凡此者或同聲同字，或字小異而聲不異，蓋即一物之名，而他物互相假借者，往往而有，故觀於蠪蟹，而知蘆葩之必不誤也。葩與蕝，特一聲之轉耳。自郭氏誤以葩宜爲蕝，而後世遂直讀爲蕝，無作肥音者，蓋古義之失久矣。（《釋草》「菘蓮，蘆蕝也」條下，1303）

在這條裏，王引之根據《爾雅》異物同名的例子，如「莪蘿之與蛾蘿，蚍蜉之與蚍蜉」，指出這種現象的成因，是由於一物之名爲他物假借，稍易形旁之故。對「同聲同字，或字小異而聲不異」，王引之都同樣以「同名」來看待。花草蟲鳥之物，很多時以連語的形式立名，因此「異物同名」，也反映出連語一語多義的原因，是由於假借之故。

明白「異物同名」之理，對校勘古書亦有幫助，如郭璞校《爾雅》「蘆葩」的「葩」爲「蕝」，後世均沿其誤。王引之根據《爾雅·釋蟲》有「蠪蟹」一詞，推論《釋草》「蘆葩」的「葩」，寫法沒有錯誤。

（三）字形方面

在字形方面，連語有以下的特點：

（1）字無定體

連語字體不固定，很早已爲學者所注意。如王逸注《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一句時，便指出「逍遙，一作須臾。」又《史記·司馬相如傳》：「招搖乎襄羊。」《索隱》引郭璞曰：「襄羊猶仿佯。」王逸、郭璞大概是從假借的角度去處理連語的異體的。北宋張有的《復古編》，立「聯絲字」一項，也有列出連語的異體，然而他卻抱持着連語有正體的觀念，而對連語的異體加以排斥。如「峙躡」一詞，訓作「不前」，他認爲「別作踟躑，非。」²⁷又如「踟躑」一詞，訓作「住足」，他以「踟躑」爲正，而以異體「躑躑」爲非。²⁸張氏並沒有從聲音的角度去考慮連語異體的形成。南宋洪邁注意到連語的異體，他在《容齋五筆》卷九「委蛇字之變」條下云：

26 《廣雅疏證》《釋草》以下諸篇，由王引之負責疏證工作。王氏之學，父子相承，因此，王引之對連語「異物同名」的看法，也可反映王念孫在這方面的意見。

27 《復古篇》下，頁二十六下。

28 同上引書，頁二十七下至二十八上。

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透迤……四曰倭遲……五曰透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移……九曰透蛇……十曰倭蛇……十一曰迤迤……十二曰威遲。²⁹

洪氏雖然不一定有連語這一概念，但他卻留意到「委蛇」一詞不同的寫法。至於為何會有這麼多異體，洪氏卻沒有進一步的探究。

明代朱謀埠撰《駢雅》，也着重連語異體的蒐羅，如卷一「違忤也」一條，並錄「緯繡」、「敔攢」，它們都是一詞的異體。同卷「疑似也」條內，並錄「仿佛」、「放蕪」、「髣髴」三詞，也是一詞的三種不同寫法。然而，朱氏對於連語的異體，僅止於輯錄這地步，而這步工夫也做得不全面。

明末方以智作《通雅》，開始意識到連語是因聲以表義，他解釋「諛語」之義時，指出如「崔嵬」、「澎湃」等詞，是「以聲為形容」，³⁰即其一證。另外，他又認識到連語有不同的異體，是由於聲轉的結果。但是，聲音如何轉變，他卻沒有說得清楚。³¹

清乾隆初，吳玉搢寫成《別雅》一書，這是一本專門蒐羅連語異體的著作。吳氏在書中提出連語沒有定體，主要是由於假借的緣故，如卷二「棠棠，堂堂也」條下云：

《魯峻碑》：「棠棠忠惠。」《隸釋》云：「棠棠作堂堂，他碑亦有之。」按《嚴訢碑》：「棠棠容貌。」與此正同。古書凡形容之辭，初無正字，皆假借同音之字用之，故棠棠、堂堂，皆無不可，非有定義也。³²

吳氏認識到假借是造成連語異體的原因，這點是宋明學者沒有注意到的。在《別雅》裏，吳氏屢屢從聲音的相同或相近來說明連語的假借；不過聲音如何相同或相近，吳氏卻語焉不詳。

王氏對連語異體的成因，看法基本上與方、吳二氏相同（詳下）。他明確提出連語是「義存乎聲」，因此，只要聲音相同或相近，便可以通用，故一個連語往往有數種寫法。在

29 《容齋隨筆》，頁910—911。

30 同注1。

31 如《通雅》卷六頁十下釋「俯伏」一詞云：「重俯伏之音為匍匐，一作匍匐、扶服、扶伏、蒲服、蒲伏、匍百。俯伏輕唇，匍匐重唇，故古人之字通轉。」其實，古無輕唇音，「俯伏」、「匍匐」之相轉，與輕重唇無關。「俯伏」、「匍匐」的上古擬音是：

俯：(1) pjew (幫母，侯部，上聲) 伏：(1) bjwək (並母，職部，入聲)

(2) bjwəy (並母，之部，去聲)

匍：(1) bwəy (並母，點部，平聲) 匐：(1) bwək (並母，職部，入聲)

(2) bjwəy (並母，魚部，平聲) (2) bjwək (並母，職部，入聲)

二詞下字聲音相近，上字則有旁紐旁轉關係。

32 《別雅》，卷二，頁三十上。

疏證《廣雅·釋訓篇》時，他除了透過聲音的同近來彙集連語異體外，又根據連語音轉的各種情況來繫聯異體的連語，(例見上文「語音方面」一項)發見特多，舉例如下：

(i) 徘徊

「徘徊」一詞，方氏作「徘徊」，並列其異體「狹徊」、「徘徊」、「褻回」。³³吳氏則列出「褻回」、「徘徊」兩個異體。³⁴王氏除了交代「徘徊」的異體有「徘徊」、「褻回」外，進一步從聲轉的角度分析「徘徊」與「便旋」是「疊韻之變轉」，而「徘徊」還正轉為「盤桓」一詞(721)。王氏利用聲轉之理，把看似沒有關係的連語貫穿起來，這是方、吳二氏所不及的地方。

(ii) 逍遙

方以智云：「逍遙，古作消搖、稍搖。消搖又為須臾。」³⁵吳氏則列出「消搖」、「稍搖」兩個異體。³⁶王氏在「逍遙，儻佯也」條下(719)，一面列出「逍遙」有「須臾」、「招搖」、「消搖」、「消搖」等異體。另一方面又引王逸注《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云：「逍遙、相羊，皆遊也。」王逸只指出「逍遙」與「相羊」同訓為「遊」，王氏則觀察到「逍遙」和「儻佯」是「疊韻之轉」，「相羊」與「儻佯」是一詞異體，如此，「逍遙」與「相羊」也有聲轉關係，是同詞異體了。王氏在「仿佯，徙倚也」條下(720)，又進一步考察出「逍遙、儻佯、徙倚」是「聲之轉」。由於王氏充分利用聲轉之理，故探求出來的連語異體亦較前人為多。

清以前的學者，其中不少沒有理解到連語「義存乎聲」的道理，貿然從連語的字形進行訓解，以致產生種種誤說。王氏在《疏證》中每有揭示，如以下一例：

堤封，亦大數之名，猶今人言通共也。《漢書·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注》云：「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為祇。」李奇《注》云：「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顏師古《注》云：「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為封謂之堤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案諸說皆非也。提封即都凡之轉，「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釋訓》「堤封，都凡也」條下，745—746)

諸家對「提封」的說解，均望文生義，王氏根據《廣雅》的訓釋，指出「提封」即「都凡」之轉。「提」或作「堤」、「隄」，是由於通假的關係。繼而指出：「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蘇林沿詞生訓，李奇拆釋「提封」，都有違於詞義；顏師古以「提封」的「提」為正字，「隄」是誤字，偏執於一體以釋義，因此王氏譏之為「執一之論」。王氏認為連語「本無定體」，這點是十分正確的。

33 參《通雅》，卷六，頁七下。

34 參《別雅》，卷一，頁三十七下。

35 《通雅》，卷六，頁十一上。

36 參《別雅》，卷二，頁八上。

連語沒有固定形體的說法，雖不是王氏首先提出來，但他通過聲轉之理貫穿連語異體，成績卻在前人之上。如他以爲「逍遙」與「懷佯」是「疊韻之轉」（《釋訓》「逍遙，懷佯也」條下，719），「徘徊」、「便旋」是「疊韻之變轉」（《釋訓》「徘徊，便旋也」條下，721），均是前人沒有注意到的，也使我們不致誤認這些異體詞是不同的連語，而分別爲義。³⁷其次，王氏此論也幫助我們區別連語與一般合成雙音詞不同。³⁸大部分的連語都有兩種或以上的寫法。至於合成雙音詞的形體，一般都是固定的。³⁹因此，當我們看見一個詞有多種不同的寫法時，大致可以推斷它是一個連語了。

至於連語字形變化的情況，王氏沒有作出分析，本人以爲可以大別爲三類：

(i) 上字變，下字不變，如：

- (a) 倮儒：侏儒（《釋詁》「侏儒，短也」條下，246）
- (b) 怱愉：敷愉（《釋詁》「怱愉，說也」條下，274）
- (c) 商推：揚推（《釋訓》「揚推，都凡也」條下，744）

(ii) 上字不變，下字變，如：

- (a) 掉捎：掉撫（《釋詁》「掉捎，動也」條下，128）
- (b) 消擗：消搖（《釋訓》「逍遙，懷佯也」條下，719—720）
- (c) 委蛇：委虵（《釋訓》「委蛇，窳衰也」條下，734）

(iii) 上下字皆變，如：

- (a) 逍遙：懷佯（《釋訓》「逍遙，懷佯也」條下，719—720）
- (b) 翱翔：遊敖（《釋訓》「翱翔，浮游也」條下，724）
- (c) 孳思：浮思（《釋詁》「孳思謂之屏」條下，799）

連語形體雖不固定，但無論是哪一種變化，均可從聲音方面推尋其相應關係。

(2) 連語上下字靈活的組合

王氏又注意到連語靈活性的特點，表現爲倒言、單言、重言等情況：

(i) 可倒言

王氏注意到連語的使用，有時可以上下字倒言，他在《疏證》中亦予以指出，如：

- (a) 玲瓏者，《說文》：「玲，玉聲也。」玲與瓏一聲之轉。……倒言之則曰瓏玲。班

37 《離騷》「聊逍遙以相羊」句，「相羊」與「懷佯」是異體詞，「逍遙」與「懷佯」是疊韻之轉，那末，「逍遙」、「懷佯」、「相羊」實屬一詞異體，意義相同。洪興祖《楚辭補注》云：「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頁28）洪氏誤把「逍遙」與「相羊」作爲二詞，是未明連語聲轉之理。

38 陸應南《古代漢語的雙音詞》一文將古代漢語的雙音詞分爲兩類，即單純雙音詞和合成雙音詞。單純雙音詞一般是指聯綿詞（按：即本文所說的聯綿字）。合成雙音詞是由兩個詞素合成的，一般可分爲聯合雙音詞和偏義雙音詞兩大類。

39 合成雙音詞如「驅馳」、「商賈」、「作息」、「利害」等，都有固定的寫法。

固《東都賦》：「蘇鑾玲瓏。」李善《注》引《埤倉》云：「玲瓏，玉聲也。」……《法言·五百篇》云：「瓏玲其聲音，其質玉乎。」（《釋詁》「玲瓏，聲也」條下，449）⁴⁰

(b) 謾讀者，《集韻》、《類篇》引此謾讀作讀謾。……《說文》：「謾，欺也。」……讀之言誕也，合言之則曰讀謾，倒言之則曰謾讀。（《釋詁》「謾讀，欺也」條下，255）

連語靈活性的一面，是上下字可順可倒，（大抵王氏以多用者為順，少用者為倒。）如「玲瓏」一詞，古書習見，「瓏玲」不常見，故曰「倒言」。「讀謾」倒言「謾讀」亦同。要之，部分連語是字無定序，可以倒言的。

連語可以倒言的現象，與王氏同時的學者郝懿行也觀察到，他在《證俗文》卷六「落拓」條下云：

今案落魄即如今人言落寞也，又言落拓，亦即拓落。《揚雄傳下·解詡》云：「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是知拓落猶落拓矣。⁴¹

郝氏謂「落拓」即是「拓落」，證明他認識到連語是可以倒言的。不過，王氏曾在《疏證》中多次揭示連語可以「倒言」，顯然他較郝氏更為重視連語這種現象，而將它作為連語的一種特徵來看待的。

(ii) 可單用

王氏認為連語有單用的現象，解說時以「單言之」指出，如以下一例：

懲慝者，《方言》：「……懲慝，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或謂之懲慝。」《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與王謀反事。」顏師古《注》云：「縱與，謂獎勸也。」《史記》作從容。《汲黯傳》：「從諛承意。」並與懲慝同。案懲慝疊韻也，單言之則謂之聳。《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將；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昭六年《左傳》：「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預《注》云：「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慳。顏師古《注》云：「慳謂獎也。」案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昭《注》云：「聳，獎也。」（《釋詁》「懲慝，勸也」條下，80—81）

40 《釋詁》「雷，空也」條下(360)云：「雷之言瓏玲也。此條「瓏玲」有「空」義，與「瓏玲」（或「玲瓏」）訓作「聲」異，這是連語一詞多義的現象。

41 《證俗文》，卷六，頁五十三。

「慇懃」一詞，異體甚多，「聳」（「慇」）是「慇懃」的單言，有充分的文例可證。

有時，王氏不明言「單言之」，但在說解時指出連語單用的現象，例如：

無慮亦大數之名。……無慮，疊韻字也，或作亡慮。《漢書·李廣傳》：「諸妄校尉以下。」張晏《注》云：「妄猶凡也。」諸妄猶諸凡，諸凡猶都凡耳。妄與亡慮之亡聲相近。……《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注》云：「慮，大凡也。」……合言之則曰無慮。《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注》云：「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注》云：「亡慮，大計也。」案師古以無慮為大計，是也。（《釋訓》「無慮，都凡也」條下，746—747）

按此例雖無直接指出「無慮」可單用，但從王氏所引《荀子》的文例中，中見「慮」亦作「大凡」解，這是「慮」字單用的明證。至於「妄」（與「亡」、「無」聲近），雖亦可訓作「凡」，但「妄」卻需與「諸」連文為「諸妄」，始可見義，故「諸妄」不可單言「妄」。

連語單言的意義，並不表示連語部分的意義，而是表示連語整體的意義。如「無慮」的「慮」，表示出來的，依然是「大凡」之意。又如「鬱陶」一詞，有「憂愁」之意，比詞也可單言「鬱」或「陶」，亦有憂義。（詳見《釋詁》「鬱悠，思也」條下，232）

另外，「單言」與分訓連語不同。王氏說連語「不可分訓」，是指不能把連語解釋為兩種意思。至於把連語拆開來釋成一義，則不屬分訓的範圍。如「無慮」單言「慮」，也有「大凡」之意，這與把「饕餮」分訓為「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不同。（《釋詁》「饕餮，貪也」條下，150）

連語可以單用，反映出連語發展的一種情況，是由單音詞延伸而來的。⁴²

(iii) 可重言

- (a) 《繫辭傳》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與烟煴同，重言之則曰烟烟煴煴。班固《典引》：「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煴煴。」蔡邕注云：「烟烟煴煴，陰陽和一相扶貌也。」（《釋訓》「烟烟，煴煴……元氣也」條下，706—707）
- (b) 《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是繽紛為衆貌也，重言之則曰續續紛紛。（《釋訓》「續縮、紛紛……衆也」條下，703）

42 程俊英、梁永昌《應用訓詁學》頁40云：「這一類雙音單純詞[按指聯綿詞]，大部分可能是由於聲音的發展而形成的。聲音的發展變化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單音詞延伸為雙音詞，如由『茨』引延為『蒺藜』，由『罍』（等待之義，也作『須』）引延為『斯須』、『須臾』，由『俾』引延為『俾倪』等。這種情形，古代語言學家稱為『疾言』、『徐言』，疾言為一，徐言為二。……」

例(a)「烟熅」是陰陽之氣和一相扶之貌，重言為「烟烟熅熅」，基本意義保持不變。例(b)亦然。

王氏揭示了連語靈活的特點，對研究連語是具有指導作用的。首先，王氏說連語可以倒言，使我們認識到連語正變之例。比方來說，我們認識了「玲瓏」、「譚謔」，便不難了解「瓏玲」、「謔譚」是其倒言，表示同樣的概念。其次，明白了連語可以重言，如「烟熅」之作「烟烟熅熅」，也不會對它們的意義有不同的詮釋了。此外王氏指出連語有單言的特徵，這對於探索連語形成的過程，起了指引的作用。

王氏與同時學者對連語研究的成績的比較

與王氏同時的學者，如戴震、程瑤田、段玉裁、郝懿行等，他們對連語的探討，有頗為一致的看法。首先，關於連語「義存於聲」的主張，是戴震開始提出來的。戴氏在《屈原賦音義》中解釋「猶豫」一詞時說：

按猶豫雙聲，凡疊韻雙聲字，其義即存乎聲。⁴³

戴氏認識到雙聲疊韻的字，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結構，只能從聲音去探求其義，「猶豫」即其一例。戴氏這一主張，直接影響王念孫、段玉裁對連語的看法，他們對連語的闡發也較其師為詳。同是「猶豫」一詞，段玉裁有如下的闡釋：

《曲禮》曰：「使民決嫌疑，定猶豫。」《正義》云：「《說文》：『猶，獾屬。』『豫，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豫。」按古有以聲不以義者，如猶豫雙聲，亦作猶與，亦作允豫，皆遲疑之兒。《老子》：「豫兮如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離騷》：「心猶豫而狐疑。」以猶豫二字兒其狐疑耳。李善注《洛神賦》乃以猶獸多豫，狐獸多疑對說，王逸注《離騷》絕不如此。《禮記正義》則又以猶與豫二獸對說，皆郢書燕說也。如《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逸即以猶豫解之，要亦是雙聲字。⁴⁴

這裏，段氏除指出像「猶豫」、「夷猶」這樣的雙聲詞，當以聲表義，而不能從字面的意義去解釋外，他進而指出李善《文選注》、孔穎達《禮記正義》訓解「猶豫」之失，正在於望文生義。此外，段氏又舉出「猶豫」的異體「猶與」和「允豫」。他對「猶豫」一詞的體會較戴震更為深刻。

43 《屈原賦音義》，頁3—4。（按：此書附於《屈原賦注》後。）

44 《說文解字注·犬部》「猶」字注，頁481。

王氏對「猶豫」的研究，具見於《廣雅疏證·釋訓篇》「躊躇，猶豫也」條下(722-723)，王氏在這條裏說明「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駁正前人誤從字面解釋「狐疑」、「猶豫」之失，這在上文已見引述。⁴⁵王氏在同條下又云：

猶豫、字或作猶與，單言之則曰猶曰豫。《楚辭·九章》：「壹心而不豫兮。」王《注》云：「豫、猶豫也。」《老子》云：「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子·兵略訓》云：「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云：「夷猶、猶豫也。」《九章》云：「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也。案《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離騷》云：「心猶豫而狐疑兮。」《史記·淮陰侯傳》云：「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躊躇，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嫌疑、狐疑、猶豫、躊躇，皆雙聲字。

這裏，「猶豫」或作「猶與」，王氏與段氏的看法相若。王氏更進而據聲轉之理，指出「猶豫」聲轉而為「夷猶」、「容與」，這是段氏所未能體會到的。王氏對「猶豫」的闡發，又較段氏深入一層了。

連語義存於聲，此理郝懿行也是明白的。他在《爾雅義疏·釋言篇》「賑，富也」條下，(頁284)云：

《羽獵賦》云：「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是殷軫即隱賑音轉，字變又為暉賸。《玉篇》云：「暉賸，富有也。」是皆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也。

郝氏對連語因聲見義之說，是與戴、段、王三人一脈相承的。然而，郝氏對連語聲轉的種種問題，其研究成果卻遠不如王氏，這與郝氏對古音學的修養不高有關。⁴⁶

乾嘉學者中，除了王氏系統地利用聲轉之理去繫聯連語外，還有程瑤田一人。且先看程氏對連語聲轉的理論：

雙聲疊韻之不可為典要，而唯變所適也。聲隨形命，字依聲立，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屢易其文而弗離其聲。物不相類也，而名或不得不類；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聲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姑以所云果羸者推廣言之。《爾雅》：「果羸之實栝樓。」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穗，果羸也。」然則果羸之名無定矣，故又轉為

45 見本文頁226。

46 近人張永言的《訓詁學簡論》，書末附錄《論郝懿行〈爾雅義疏〉》一文，評論郝氏「對聲韻學，特別是古音學，過於生疏，而在處理有關問題時又不够審慎，結果罅漏百出，失誤甚多」云云。詳見該書頁150-157。

蝻蠃、蒲盧，細腰土蜂也，《爾雅》作果蠃；又轉為鳥名之果蠃，又轉為溫器之鍋蠃。栝樓，果蠃之轉聲，疾讀之則瓜也。……⁴⁷

戴震、段玉裁、郝懿行等人指出雙聲、疊韻的連語義存於聲，程氏則不受雙聲疊韻所規範。他大概意識到一詞的轉變，常以語音的演化為推移；語音轉變，連語的上下字也產生變化。原來寫作甲連語的，如今寫作乙連語。甲連語的上下字有雙聲疊韻關係，但演變為乙連語時上下字可能沒有雙聲疊韻關係。所以不必拘執於雙聲疊韻來判定兩連語是否相通。如「果蠃」，是疊韻字，古音並在歌部，但當它轉為「栝樓」時，後者已不再是疊韻了。（按：「栝」古音在月部，「樓」古音在侯部。）這就是程氏所說「雙聲疊韻之不可為典要，而唯變所適[按：「適」有「從」義]也」的道理。「果蠃」是果實之名，轉為「果蠃」則是蟲名；轉為「果蠃」，則是鳥名；而三詞的語根是相同的，這就是程氏所謂「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屢易其文而弗離其聲」的意思。果實、昆蟲、雀鳥本是不同類屬的事物，形態也不相同，但三者的得名分別為「果蠃」、「果蠃」、「果蠃」，讀音卻相近，故程氏說：「物不相類也，而名或不得不類；形不相似也，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聲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程氏認識到「異物同名」的現象，利用聲轉之理，系統地將有關「果蠃」的轉語彙集起來。⁴⁸

王氏對連語聲轉的看法，也是抱着「雙聲疊韻不可為典要」的態度的。他在《疏證》裏提出連語有「變轉」現象，有時便不能拘於只以雙聲疊韻來看問題了。如上文曾引述王氏以「堀壘」為「畏壘」的變轉(731)，「畏壘」是疊韻，古音並在微部。轉為「崛壘」後，便變成是既不雙聲，又不疊韻了。（按：「崛」屬溪母[或羣母]物部；「壘」屬來母微部。）⁴⁹王氏透過種種聲轉關係來說明連語嬗變之迹，程氏在這方面的審音能力，卻又不如王氏的精細了。

由於連語義存於聲，因此異體特多，吳玉搢編《別雅》，便是專門輯錄連語異體的一部著作。不過，由於吳氏不擅長由聲轉角度推求連語異體，故成績亦有所局限。（詳見上節）戴震、段玉裁二氏，雖明轉語之理，但他們在運用聲轉繫聯連語的成績，亦畢竟有限。例如戴震撰《方言疏證》，據本文統計的所得，全書以聲轉求連語異體的，僅得三見。⁵⁰段玉

47 《果蠃轉語記》，頁1。

48 見《果蠃轉語記》。

49 「畏壘」、「崛壘」二詞上古擬音見本文頁223。

50 這三條材料是：

(i) 貉狸轉語為不來。（《方言疏證》，卷八，頁162）

(ii) 鴿鴿猶鸚鵡語聲轉耳。（《方言疏證》，卷八，頁168）

(iii) 脈場當即脈摘，語之轉耳。（《方言疏證》，卷十，頁211）

裁撰《說文解字注》，以聲轉求連語異體的，亦僅十見。⁵¹程瑤田的《果羸轉語記》，利用聲轉之理，觸類旁通，網羅有關「果羸」一詞的連語；然而他的成績，亦僅限於一詞的整理，未及王氏研究的廣泛。《廣雅》《釋詁》、《釋訓》諸篇，收錄的連語材料比《爾雅》還多，王氏皆一一考其異體，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是在同時學者之上的。

此外，王氏提出連語不可分訓，連語有倒言、重言、一語多義等特徵，這些都是同時學者沒有深究的地方。總括來說，王氏對連語的研究，是較從前的學者來得全面的。

王氏連語理論的評價

王氏對連語的研究，是較同時期的學者來得具體的。在語音方面，他指出連語本身內在的聲音關係，主要是雙聲疊韻。至於同詞異體，字形雖或不同，卻有聲音上的繫聯。這繫聯主要表現在音轉、假借這兩方面。

詞義方面，王氏主張「義存乎聲」。前人不達此理，拘泥於連語的形體，望文生義。王氏特別提出，加以指正。其次，王氏倡連語「上下同義，不宜分訓」。「上下同義」之論，雖不能適用於所有連語，但連語「不宜分訓」，卻是言之成理的。第三，連語有一詞多義的現象，王氏歸結出這是由於連語連類引申所造成。另外，由於語音假借，造成「異物同名」，這也是連語一詞多義的原因。

字形方面，由於連語以聲為主，故不專主某一形體。一個連語，通常有兩種或以上的寫法，這是由於方言語轉或聲音假借而產生的。透過音轉及假借的辦法，王氏把構形不同，但意義相近的連語綴合起來，讓我們認識到它們彼此的關係。王氏又察覺到連語靈活的一面，它可以倒言或重言。明白這些道理，對同一連語所展示出來的不同面貌，便較易掌握了。另外，王氏又揭示出連語可以單言，這對於連語形成的原因，提供了指引的作用。

綜合上述王氏的連語理論，不難看出：要徹底認識連語，必須以聲音為綱，循聲音以求，便可以有條不紊地將有關的連語貫穿起來；而連語的音轉、異體、倒言等現象，也就易於把握。在訓釋連語時，亦不會執着字形，陷於穿鑿。甚至於強求本字，或分訓連語了。王氏對連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提出具體的理論，並在連語的考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然而，儘管王氏在連語理論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可是仍有局限的地方。首先，他認為

5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以聲轉求連語異體，茲舉數例如下：
(i) 趁趙雙聲字，與峙躑、憲箸、躑躅字皆為雙聲轉語。（《說文解字注·走部》「趁」字注，頁66）
(ii) 霰深者，溟濛之轉語。（《說文解字注·雨部》「霰」字注，頁578）
(iii) 躑踰者，侏儒，語之轉也。（《說文解字注·艮部》「躑」字注，頁686）

連語「上下同義」。這一說法，對於一些必須合二字而成義的連語，便不能適用了。如「陸離」、「參差」、「徜徉」等詞，便不能將它們分拆開來，說是「上下同義」了。

第二，王氏說連語之字，是「上下同義，不可分訓」。連語不可分訓的說法是正確的，但對連語不可分訓的理由，他的解釋卻不清楚。正如上面所說，有部分連語是必須合上下二字以成義，不能分拆的。而且，這類連語是「義存乎聲」，那末，上下字也沒有表義的可能，要是分訓連語，便會犯上望文生義之弊。至於一些上下同義的連語如「饕餮」、「貪婪」、「陵夷」等，⁵²它們只有一個整體的意義，這個整體意義，並不是將上下字的意義聯合而成。既然如此，連語便不可分訓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連語不可分訓的原因，一來由於它是因聲見義，二來由於它是一個整體，只有一個整體意義。然而，王氏卻強調連語字「上下同義，不可分訓」，便予人一個印象，連語不可分訓的原因，似乎是由於上下字同義了。這是王氏說理欠妥的地方。

第三，王氏對以連語方式命名的草木蟲魚鳥獸，透過「異物同名」之理，將它們繫聯起來。如「諸慮」與「山桑」、「諸慮」與「奚相」，是木與蟲同名；「菘蘿」與「蛾羅」，是草與蟲同名。（《釋草》「菘蘿，蘆菔也」條下，1303）至於事物取名之意，王氏卻沒有深究，如同條中王氏對「蘆菔」的認識，是「蘆菔」與「蘆菔」乃一聲之轉，可是，王氏對「蘆菔」取名之義，卻未見交代。近人王國維對「蘆菔」取名之由，有以下的解釋：

案蘆菔、蠪蜎乃苻婁、蒲盧之倒語，亦圓意也。蘆菔根大而圓，蜎形亦橢圓如蘆菔，故謂之蠪蜎。⁵³

王國維以「異物同名」的理論為據，又以聲音為綫索，尋繹出同名諸物的特徵，結果歸納出「蘆菔」、「蠪蜎」、「苻婁」、「蒲盧」諸物，皆具橢圓之形。故此，掌握事物取名之義，對探求語源極為重要。王念孫對事物得名之由，考察還是不夠徹底的。

第四，王氏以連語不限形體，故不宜強分本字，如他辯顏師古以「提封」為「堤封」之失，（《釋訓》「堤封，都凡也」條，745）像「提封」這類以二字綴合成義的連語，純然以音表義，是沒有本字可尋的。然而，一些「上下同義」的「連語」，王氏嘗試為找其本字，如「詭隨」一詞，（見《釋訓》「詭隨，小惡也」條下，717）原見《大雅·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訓「詭隨」為「詭人之善，隨人之惡」。王氏則指出「詭隨」為疊韻字，不得分訓，「詭隨」當釋為「譎詐謾欺之人」。他進而為「隨」尋找本字，說「隨古讀若譎」，或作「訛」、「訑」，而「隨」只是「譎」的假借字。王氏在《讀書雜誌》中，也有嘗試為連語尋找本

52 「陵夷」一詞見《讀書雜誌》卷四之十六「連語」條下，頁407。王氏謂「陵」與「夷」皆訓作「平」。

53 見《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定本觀堂集林》，卷五，頁二下至三上。王國維在同文頁三上至三下云：「案苻離、苻婁、蒲盧、蚘蠪皆有魁癩擁腫之意，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圓，故又有圓意。莞之名苻離，以其首有臺也。癩木之名苻婁，以其無枝而擁腫也；又蒲盧之腹與蚘蠪之甲，皆有魁壘之意，故四者同名。」這裏對「苻離」、「苻婁」等物取名之義，有更詳細的說明。

字，如說「儀表」本作「儀表」，「侵尋」本作「浸淫」，「營惑」本作「營惑」等皆是。⁵⁴尋找本字的作法，與他的連語理論大為矛盾。連語既然是「義存乎聲」，自無本字可言。因此像「詭隨」、「儀表」、「侵尋」、「營惑」等詞，既有本字可找，實不應劃入王氏的連語範圍內。

第五，王氏善於牽引連語的異體。然而古書中有一種連語的配合方式，是一句中的兩組連語，實即一語，王氏較少留意到這種現象。如以下二例：

(1) 掉捎者，《釋訓篇》云：「掉撣、振訊也。」掉撣與掉捎同。《楚語》：「大能掉小，則變而不動。」《文選·長楊賦》《注》引賈逵注云：「掉、搖也。」《釋訓》云：「揣抗、搖捎也。」搖捎猶掉捎也，一作搖消。《淮南子·俶真訓》云：「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掉捎……搖捎並聲近而義同。」（《釋詁》「掉捎，動也」條下，128）

(2) [逍遙、儻佯] 疊韻之轉也。……《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釋訓》「逍遙，儻佯也」條下，719-720）

例(1)「搖消」與「掉捎」，是同句中的兩個連語，王氏指出「搖捎」（一作「搖消」）猶「掉捎」，又說二詞聲近義同，他是認識到二連語實是一詞的。次例「逍遙」與「儻佯」是「疊韻之轉」，二連語其實也是一詞。《離騷》中「逍遙」與「相羊」（按：「相羊」與「儻佯」當屬一詞異體）也是同句中的兩個連語。王氏認識到連語這種配合形式，但也有漏認了的地方。如《釋詁》「陂陀，袤也」條下（251），王氏釋「陂陀」一詞，引述《漢書·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陀。」其實「罷池」即「陂陀」古音相近：

罷：biwa（並母，歌部，平聲） 池：dia（定母，歌部，平聲）

陂：piwa（幫母，歌部，平聲） 陀：dia（定母，歌部，平聲）⁵⁵

「罷」、「陂」旁紐疊韻，「池」、「陀」音同，可見「罷池」、「陂陀」實屬一詞。二詞並列，主要在「變文以足句」，王氏不察，致把「罷池」看漏。連語這樣排列的方式，在古書中尚有不少例子。⁵⁶這類連語的異體，由於同在一句出現，最易令人誤會是兩個不同的連語，⁵⁷故這

54 《讀書雜誌》卷四之十六「連語」條下，頁407-410。

55 「陀」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56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云：「《楚辭·卜居》之『突梯滑稽』，注家但解滑稽，未有能解突梯者。余案突滑梯，皆疊韻字，突梯即滑稽也，變文以足句耳。以此推之，宋玉《風賦》『被麗披離』，被麗即披離也。《九辯》『愴愴懷懷』，愴愴即懷懷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陀』罷池即陂陀也。《上林賦》『澤弗宓汨』，《史記》作『澤淨滌汨』，澤與宓，弗與汨皆疊韻也。『偃側泌瀦』，偃側即泌瀦也。『銛呀豁闌（選）作闌』，銛呀即豁闌也。『歲魄嶮魔』，歲魄即嶮魔也。『柴池苾虺』，柴池即苾虺也。《大人賦》『糾蓼叫寡』，糾蓼即叫寡也。楊雄《甘泉賦》『柴虺參差』，柴虺即參差也。《蜀都賦》『崇戎總濃』，崇戎即總濃也。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屯屯，聲如雷鼓，『沌沌渾渾』即『屯屯混混』也。以及木華《海賦》之『灑濟灑灑』，左思《吳都賦》之『颯瀏颯瀏』，悉用此例。若《荀子·議兵篇》之『隴種東籠』，則又見於子書者也。」（見該書頁749-750）

57 見注37。

類句式應加以申明。對此，王氏是沒有予以適當的重視的。

第六，有關連語的成因，近人頗有發現，如說是由餘音的添注、聲韻的緩急、以複音詞肖物發聲等。⁵⁸王氏在《疏證》裏並沒有嘗試探求連語的成因，⁵⁹因此，他對連語的研究，畢竟還是有所局限的。

總的來說，王氏對連語的研究是具體而全面的。他主張連語「義存乎聲」、「不可分訓」、「不限形體、可倒言等理論，在在抓住了連語的實質。縱使他的理論尚有不足的地方，但他所取得的成就，對於訓詁學、漢語詞匯學和語源學等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

58 以上諸說，可參章炳麟《新方言·釋器》頁一百四上（見《章氏叢書》頁246）；沈兼士《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28—29）；張壽林《三百篇聯綿字研究》（頁176—180）；孫德宣《聯綿字淺說》（頁167—173）。

59 近人方一新《試論〈廣雅疏證〉關於聯綿詞的解說部分的成就》一文指出王氏在《疏證》中曾深入探討了聯綿詞的成因有三：（1）由單字疊用，構成重言聯綿詞；（2）由單呼變為累呼，形成聯綿詞；（3）單字緩讀為雙字，構成聯綿詞。按：有關單字重言，單呼變累呼，緩讀急讀諸問題，王氏在《疏證》中只是反映出有這些語言現象，不能視為王氏對聯綿詞成因的探討。方氏之說並不足信。

引用書目

- 方一新《試論〈廣雅疏證〉關於聯綿詞的解說部分的成就》，《語言文字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86年第11期，頁40—50。
- 方以智《通雅》，《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4月。
- 王念孫(著)、陳雄根(標點)、劉殿爵(審閱)《新式標點廣雅疏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按：本書所據為《畿輔叢書》本；別有清嘉慶王氏家刻本，今坊間所見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3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本，1984年4月江蘇古籍出版社本，均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 《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1月。
-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按：本書參考部分為有關古書文句中「變文以足句」例，見本書頁749—750。)
- 朱謀埠《駢雅訓纂》，台北：鼎文書局，1972年9月。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古籍書店，1983年6月。
- 余迺永《互註校正宋本廣韻》，台北：聯貫出版社，1980年10月。
- 吳玉搢《別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12月。
-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
- 周法高《聯綿字通說》，《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六期，1954年，頁75—90。
- 《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70年，頁321—457。
- (主編)《漢字古今音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年5月。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6月。
-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
-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
- 孫德宣《聯綿字淺說》，《輔仁學誌》，第十一期，1942年，頁159—186。
- 郝懿行《證俗文》，清光緒十年(1884)東路廳署雕曬書堂藏板。
- 《爾雅義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1月。
- 張永言《訓詁學簡論》，武昌：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4月。
- 張有《復古編》，《四部叢刊三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66—1967年。
- 張壽林《三百篇聯綿字研究》，《燕京學報》，第十三期，1933年，頁171—196。
- 章炳麟《章氏叢書》，台北：世界書局，1958年。
- 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

陸應南《古代漢語的雙音詞》，《語言文字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81年第12期，頁41—44。

揚雄(著)、郭璞(注)、戴震(疏證)《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

程俊英、梁永昌(合著)《應用訓詁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

程瑤田《果贏轉語記》，見《安徽叢書》，安徽叢書編審會輯，1932—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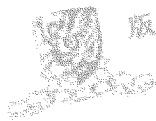
戴震《屈原賦注》，《國學基本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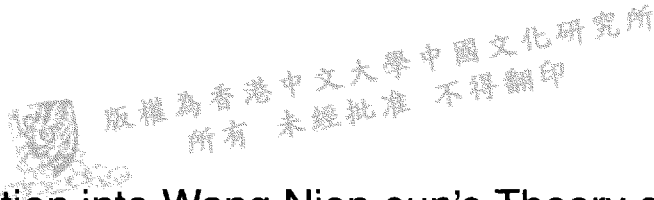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 Investigation into Wang Nien-sun's Theory of *Lien-yü*

(A Summary)

Chan Hung Kan

The dissyllabic words classified by Wang Nien-sun as *lien-yü* 連語 in his *Kuang-ya shu-cheng* 廣雅疏證 and *Tu-shu tsa-chih* 讀書雜誌 are mostly either *shuang-sheng* 雙聲 or *tieh-yün* 疊韻, with a few falling under neither category. Wang believed that the meaning of a word inhered in the sound. It is therefore mistaken to try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a *lien-yü* by analysing the graphs with which the expression is made up.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ponents of a *lien-yü* are synonyms and thus they cannot be give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separately.

Wang noted that the variants of a *lien-yü* were sometimes a result of change of sound. He also discussed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sound of these *lien-yü* and divided them into a number of categories: *tieh-yün chi chuan* 疊韻之轉, *shuang-sheng chi hsiang-chin* 雙聲之相近, *cheng-chuan* 正轉, *pian-chuan* 變轉, *chi-yen* 急言 and *hsü-yen* 徐言, *ch'ih-yen* 侈言 and *yüeh-yen* 約言.

Wang pointed out that the meaning of a *lien-yü* inhered in the sound and criticised the mistake of other scholar in deriving the meaning from too literal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aphs. Although the meanings of a *lien-yü* are many, they are derived from a single core mean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lien-yü*, according to Wang, is that its components can be used together or singly, and it is even possible for the order of the components to be reversed.

There are, however, shortcomings in Wang's theory of *lien-yü*. First, he insisted that the components of a *lien-yü* are always synonyms. Although such a theory can correct the mistakes of earlier theories whereby the components of a *lien-yü* are taken to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t does not apply to all *lien-yü*. In fact, the meanings of some *lien-yü* are the aggregate of the meaning of their components. Secondly, Wang did not seem to have given an explicit reason for thinking that the meaning of a *lien-yü* was never the aggregate of the meaning of its components. Thirdly, Wang did not go into the reasons why *lien-yü* came to be used to designate a particular thing. Fourthly, while Wang insisted that the meaning of a *lien-yü* inhered in the sound, he, nevertheless, attempted to find out the graphs with which it was originally written. Fifthly, Wang did not seem to be aware of cases when two *lien-yü* in the same sentence are variants. Lastly, Wang did not go into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lien-yü*.

On the whole, Wang's achievement in his studies of *lien-yü* put in the shade hi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Tai Chen 戴震, Ch'eng Yao-t'ien 程瑤田, Tuan Yü-ts'ai 段玉裁 and Hao Yi-hsing 郝懿行.

